

惊险科幻小说

海盜與美人魚



海 盗 与 美 人 鱼

——惊险科幻小说

唐 志 凯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1981·哈 尔 滨

责任编辑 袁殿池
封面·插图 赵庭椿

海 盗 与 美 人 鱼

唐志凯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。

肇东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6 8/16·字数135,000
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2,100

统一书号: 10093·407 定价: 0.47元

《海盗与美人鱼》内容介绍

这是一部中篇惊险科幻小说。我国留学生陈国强为探索美人鱼的秘密，在归国途中登上火山岛，可他突然被当作逃婚的新郎，掠入海底宫殿。陈国强在陌生的龙潭虎穴机警地与海盗们斗智斗勇，在爱国的科学家的协助下，经过一番殊死搏斗，终于救出了行将被肢解的五十名少女。在共同的斗争中陈国强与方秀石产生了真正的爱情。

这部小说构思新巧，扣人心弦。作者将现实与幻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读来真实可信，情趣盎然，具有一定感人的艺术魅力。

—

美国远洋巨轮“佛罗里达号”在“东方魔鬼百慕大”海域沉没不久，《华盛顿邮报》第四版下角就发表了一条消息：英国水手鲍姆斯和美国水手斯旺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在“佛罗里达号”沉没地点北部的火山岛上看到了美人鱼。这些火山岛有时隐于海面下，有时露出海面。这两条消息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，因为有的人就是喜欢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，而不管它与事实有多大距离。有人不是也曾赌咒说在英伦海峡看到过美人鱼吗？人们把这两条消息也打入了海外奇谈之列。可是事隔一个星期，一条消息震惊了全世界：美国从人造卫星上拍得了美人鱼照片，地点正是两个水手所说的那个火山岛。

这时正是八月上旬，虽是台风季节，可这天晚上“东方魔鬼百慕大”北部海域却风平浪静。繁星满天，星光落在海面上，立刻被海水吸收了。黑黑的一片，海面上宛如笼罩着一层乌云，就象道士那神秘的脸上又蒙上了一层黑纱，这使大海变得更加神秘莫测，难以捉摸了。

美国远洋巨轮“芝加哥号”在航线上静静地行驶着。它离东方魔鬼百慕大海域尚远，可是它那悄悄行驶的样子，就象是生怕惊醒百慕大的魔鬼似的。是的，一旦这里的魔鬼醒来，搅动海水，海水沸腾起来，还有什么能逃过它那强有力的魔掌呢？

当“芝加哥号”驶近东方魔鬼百慕大海域的边缘时，两

个年轻人从船上跳下来，驾着充气塑料摩托艇向魔鬼百慕大的火山岛疾驶而去。艇上有消声装置，因此当摩托艇象燕子一样贴着水面飞过时，并没有声音。

“国强，”坐在艇后的小伙子说。他的名字叫王琦。

“你还记得沉没的‘佛罗里达号’吗？那上头有五十名去中国旅行度假的少女，‘佛罗里达号’沉没后就失踪了。美国人造卫星上拍的美人鱼照片，会不会是她们中的幸存者？”

“可她没有腿，而有一个鱼的尾巴，这怎么解释？”坐在摩托艇前头的小伙子答。他的名字叫陈国强。

“你说的对。但愿咱俩的探险能解开这个谜。”王琦说。

两个小伙子都是中国海洋学院留学美国，学习海洋专业的学生。在美国学习期间，两人就立志去东方魔鬼百慕大做一次实地考察。临归国时恰巧美国空间局公布了美人鱼的照片，这更坚定了两个人去东方魔鬼百慕大作实地考察的决心。为了这次考察，两人事先做了充分准备。高强度而又轻便的充气塑料摩托艇，压缩饼干，必要的仪器等等。

许多人曾在魔鬼百慕大海域丧命，等待陈国强王琦的命运是什么呢？是死亡，还是成功？吉凶难卜。不过幸好此时东方魔鬼百慕大海域风平浪静，要发生不幸事件的兆头一点儿没有。

“咱俩运气真好！”王琦说。“这是成功的预兆！”

“你先别神气，到了火山岛你再说这话也不晚。”陈国强扭过头笑着说。

摩托艇在海面上静静地飞驰着，离火山岛已经很近了。这时从水下发出一种沉闷的咕咕声，起初陈国强还以为是摩托

艇出了毛病，他俯下身去，准备检查一下发动机。忽然他发现那怪声原是从海里发出来的。他正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忽听王琦用恐惧的声音惊叫起来：

“魔鬼！”

陈国强猛回头向后一望，见左后方海面上海水忽地象座山一样涌起来。星光很暗，可涌起的海水落下时翻起的白色水花清晰可见。接着海水象沸腾了似的，那沉闷的咕咕声更强了，接着一道道大墙般的海浪迅速奔过来，快得让人瞠目结舌，措手不及。

“啊！一定是海底火山爆发了！”陈国强想。浪潮奔过来。“砰——”第一个浪头打下来，陈国强几乎被打倒。他浑身是水，想伸手抓住什么，可就在这时潮水忽地涌起来，摩托艇象个小树叶似的被推到了浪颠，并砰地一声摔到浪脚下。摩托艇不见了，王琦也不见了。陈国强觉得自己被海水卷住了。他一会儿被推上浪峰，一会儿又被摔到浪脚间的凹窝儿里。

“国强！”他听后方不远处有人喊。陈国强从水中探出身子，见王琦正在海水中挣扎着。

“王琦！别慌！往我这儿游！”国强喊，并向王琦游去。王琦也看到陈国强了，他向陈国强这边游来。

只有三、四米远了。

“王琦，把手伸过来，免得叫浪头把咱俩打散！”陈国强说。

王琦向陈国强伸过手来，可就在这时一个浪头打过来。

“国……”王琦只叫出这一个字，就被浪头打入了海水里，陈国强也被掷出去老远。

“王——琦——”陈国强大喊了一声。

再也没有听到回答的声音，只有海浪的怒吼声。

几道海潮奔过来，陈国强被推上了火山岛。他爬上岸，顾不得疲劳，绕岛走着，一边走一边高声呼唤着王琦的名字。

海水渐渐平息了，可海面上没有任何漂浮物。一阵悲痛涌上了陈国强的心头。看来王琦是凶多吉少了。陈国强唯一的希望就是王琦被海浪推上某个海岛，可是他自己心里也明白：这种奢望太渺茫。

东方渐渐发白了，陈国强终于疲乏地倒在岩石上。“是我毁了王琦！”这个念头象一个无情的手，攥着他的心……

摩托艇上带的东西全被海浪卷走了。

“下一步怎么办？”陈国强俯在岩石上问着自己。这时太阳已从海面上升起来了。他坐起来。突然，一阵狂喜升上了他的心头。他看到海面上漂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海面上，任海水拥着，而海水，则正把他推向火山岛。

“王琦！”陈国强情不自禁地喊着，忘掉了疲劳，急忙向漂在海里的人跑去。

那人被他拖上岸，当他仔细看了看那人面孔时，不禁被一种深深的恐惧控制住了。这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恐惧，陈国强还从来没这样恐惧过。

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了他自己。

“莫非我已经死了？”他不由得想。《西游记》中的故事立刻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“莫非现在的我是灵魂，而这人是我尸体？”他想，可是他毕竟是个科学家，理智驱走了他脑海里的迷信念头。

“喂，你是谁？喂，说呀！你是谁？”他高声问，摇晃

着那人的身子。他几乎是在喊了。他这样高喊，与其说是在问对方，莫如说是在给自己壮胆。

奇迹出现了，那人真地睁开了眼睛。他虚弱已极，是否看清了陈国强的脸，恐怕连他自己也弄不清。那人审视着陈国强，这是濒临死亡的人那种可怕的直直的眼光。突然，他挣扎着欠起身子，从鼻孔里拿出两根圆柱形的东西。

“这是……微型高效人工腮……”他说。只有这句话是清晰的。一个垂死的人，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下面的话都不连贯了，而且，颤抖的声音使陈国强听不清他说些什么。

“雷……达……雷……达……听着，雷……达……死……死……”陈国强听他说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终于，他的头落回到岩石上。他死了！

陌生人死了。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也不知他到哪里去，连名字也没留下。始终令陈国强惊奇的是：他跟自己长得出奇地相似。世界上居然有长得如此相似的人，这可真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！

站在自己的“相似形”面前，一种莫可言状的悲哀升上了陈国强的心，他好象看到了自己的死亡。如果自己死了，不也就是这个样子吗？陈国强看着眼前这个人的尸体，心里琢磨着他留下的那几句话：

“雷达，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莫不是他是‘佛罗里达号’上的遇难者？莫不是他是在说：‘佛罗里达号’的雷达导航器失灵，造成轮船触礁使船上的人死亡？”陈国强觉得自己的推测很有道理，可是他又觉得这个推测好象还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。眼前这个人皮肤白晰，不象饱经风霜的水手；再者，他为什么首先告诉自己他身上的微型高效人工

腮、雷达，而说不出自己的名字？也许“雷达”就是他的名字？或者是与他的死有关的另一个人的名字？这件事真古怪！可是不管如何，这个人长得酷似自己，看到了他，就等于看到了自己，这使陈国强对他产生了怜悯感。他决定把他的尸体掩埋起来，就象在陆地上那样。他找到了一个不很大的山洞。他把那人的尸体拖入山洞，然后用石子把它掩埋起来。当这一切都做好以后，一个念头升上他的心：

“有了这个人工腮，我为什么不到海底去一趟呢？说不定我在那里能看到美人鱼。如果我看到了美人鱼，那总算没白来这里一趟。”

陈国强是海洋学院的学生，他见过许多人工腮，不过那都是些庞然大物，有的可达四十斤，都是些处于研究试制阶段的产品，完全没有实用价值，可没想到这里竟有人制出了这么小这么精美的人工腮。如果那个陌生人不死就好了，他会把一切秘密说出来的。

“到海底去！”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个好主意。不过，这时陈国强实在饿了，他必须弄点东西吃。幸好他自幼在海边长大，是个渔民的儿子，有吃生鱼的习惯。他决定下海去，到石隙中去弄几条鱼，先把肚子喂饱。

陈国强蹒水下海，刚弯下腰去摸鱼，冷不防，身后海面上哗啦一声翻起了几个水花儿，四条大汉从海里冒出来。

“啊！你在这里，可把你找到了！”

他们拥过来，不容分说，架起陈国强的臂膀，就把他拖入了海底。

陈国强被推推拥拥来到了一个珊瑚世界。白色的珊瑚树棵棵相连，就象是一片盛开着梨花的梨树林。在这如花似玉的珊瑚丛中，不时有各式各样的鱼儿游来游去。这追逐嬉戏的鱼群，这碧蓝透明的海水，给这白色的世界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越过这片珊瑚林，向深海海底沉下去。越往下沉，光线越暗，终于来到了一个怪石林立的海底山洞，山洞里的石头有的象巨蟒盘着葛藤瞪着闪闪发光的眼睛，有的象凶残的灰狼蹲伏着，似乎时时准备扑向自己的猎物，有的则象硕大的狮子张着血盆大口意欲食人，陈国强不觉打了个冷颤。

洞里光线很暗，藉助从洞口透进的微弱的光，陈国强发现洞里有一些人在忙碌着，但看不清他们在干什么。他只感到这些人很象在黑夜中游动的幢幢鬼影，令人生惧。

陈国强被推进一个方室。灯亮了，立刻，一种特殊的装置发动起来，室内的海水被排除了，代之的是新鲜洁净的空气。陈国强这才看清了，这是一个方形透明的玻璃体，从玻璃体内可以清楚地看清外头的一切。

“啊，这是个海底缆车！”陈国强想。还没等他说什么，就拥上一群姑娘，忙着给他穿戴打扮。一个留着山羊胡瘦小干瘪的老头站在他身旁。这个小老头看样子有五十多岁，下巴很尖，额头也很窄，眼睛是细细的一条。在这好似故意眯着的眼皮后头，却有一双灼灼发光的眼睛，一看就知道这

人是个精明人，也许是个很厉害的人。这个小老头开口了：

“你这真是胡闹！若是再胡闹，总经理回来，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！瞧，衣服也没穿。这里虽然不冷，可也不能不穿衣服呀！要知道，咱们是有身份的人哪……护肤油也洗掉了……海水会把你的皮肤泡坏的！真是……哎！简直是……胡闹！”

陈国强不说话，他表面上作出没事儿的样子，可心里紧张极了。

“美国卫星拍得的美人鱼照片也许就是这些人？”他心想。“这里女人是挺多，可是……他们没人有鱼的尾巴……他们分明都是人。那么……他们是一直生活在海洋里呢，还是临时来这里的？”陈国强见洞里有许多石制的桌椅，这些东西显然不是一时能凑起来的。“这么说……”他想。“他们显然不是临时来这里的，而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人类了……他们能制出这么精美的人工腮，说明他们的科学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了。”陈国强觉得自己这个想法有道理，可是也觉得有点儿不合理。“既然他们的科学水平这么高，他们的生活面为什么又这么狭窄呢？他们为什么长年生活在海底，而不到陆地上去呢？如果他们是临时来这里的，他们又在这里干什么呢？总该有个目的啊！”陈国强看了看那个不满地唠叨着的小老头，又看了看在他身边忙碌着的男女。“他们是些什么人？他们这样打扮我，究竟要干什么？”他怎么也解不开这个疑团。

陈国强正在疑惑莫解，一个年约十七、八岁的姑娘微笑着走过来，给他胸前插了一朵小红花，并拍起手来。

“噢——新郎收拾好喽——”她喊。

立刻，陈国强身边的男女齐声喊起来：

“噢 新郎叫逮住了！”

“噢 新郎真精神！”

“好噢——”

“好哇！”

陈国强那本来已很紧张的神经更加紧张了。

“新郎！”陈国强简直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

“怎么，他们这么打扮我，原来是让我去结婚？”他想。

“这可真是天大的滑稽！让我结婚？同什么人？也许是条鲨鱼吧？再不就是个海龟！”可这也很不合逻辑，人怎么能跟海里的动物结婚呢？“也许是条美人鱼？若真是条美人鱼，就算我幸运了。我总算完成了一项科学上最有意义的考察。”

陈国强胡思乱想着，可他不敢发问，因为眼前的这些人好象都很熟悉他。一发问，这些人如发现他不是海底人，说不定会整死他，那，他可就再也见不到美人鱼了。陈国强是个聪明人，他可不想冒这个险。看来聪明人的第一要义就是少开口。在这种场合如果能不开口，当然就比少开口还要聪明，不过，这办不到。陈国强现在无法猜测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。

在陈国强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那个留山羊胡的小老头走上前来，端相一阵陈国强。在学校中，陈国强向以美男子著称。高高的身材，宽宽的肩膀，方正的脸上镶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。而直直的鼻梁和略微宽了些的嘴，则给他这健美的脸增加了不少威武的男子汉气。此时，经过姑娘们的打扮，陈国强显得更英俊了。这副相貌显然使那小老头满意，他摇头晃

脑哑着嘴道：

“挺好！就是嘛，这才象个大人物！啧啧！”

后面这“啧啧”，使陈国强觉得特别好笑。他简直要笑出来了，不过他不敢。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谁又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，轻举妄动可能带来严重后果，轻举“妄笑”当然也是这样。不过，这一切实在可笑，他们怎么可以随便拉一个人去结婚呢？也许新娘是个丑八怪吧？是啊，新娘完全可能是个嫁不出去的蠢货。可是，新娘如果真是其丑无比，躲到这个深海里，不与人接触，不是更要老死到家了吗？想到自己真要跟一个丑八怪结婚，陈国强不想笑了。

小老头走到方玻璃体的前方，一按电钮，车前的灯亮了。两道探照灯似的光，直射前方。陈国强的猜测对了，这确是一个海底缆车。车体里面是方形的，而外壳则是圆形的，那是为了经受住海水的巨大压力。

小老头按了一下另一个电钮，缆车缓缓起动了，滑出山洞，并向更深海底滑下去。

缆车带着陈国强来到了一个建筑在海底的水下大建筑物里。这个建筑物依海底山岭而建，就象是布达拉宫。不过外壳是圆的。

缆车的门开了，出现在陈国强眼前的是一个华丽的大厅，大厅灯火辉煌，里头充满的是空气而不是水。

“看来他们也喜欢空气。这么说……他们是人而不是鱼了？起码他们过去也在陆地上生活过。”陈国强想，这是他作出的第一个判断。

“这么说那个等着跟我结婚的丑八怪就在这里等我了！”不知为什么，陈国强忽地想起了安徒生童话中的下巴

往前勾勾着的那许多老巫婆。如果等待自己的是这么一个老婆子，那怎么办呢？喊救命吗？可是谁见过新郎喊救命呢？况且喊了救命谁又能来救自己呢？

陈国强走下缆车，跨入大厅。一进大厅，陈国强又大吃一惊。出现在他眼前的既不是丑八怪，也不是什么下巴往前勾勾着的巫婆。他看到一个妙龄女郎披着结婚的白纱，站在厅堂的正中，她显然是在等新郎。

陈国强简直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了。您知道“秀色逼人”这个词儿吗？此时陈国强的感受不仅是少女的美逼住了自己，而简直是“秀色夺人”了。

“啊，难道就是她要跟我结婚吗？我别是在作梦吧？”陈国强想。

厅堂内有许多人，多数是姑娘。那新娘站在姑娘们的前头。当陈国强的眼光跟她的眼光相遇时，新娘眼里放出的奇特的光引起了陈国强的注意。这眼光是惊诧，是仇恨，是喜悦，也许所有这些都有，他看不出，也弄不清。姑娘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。是啊，哪个美女没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呢。姑娘的眼睛确实很美，那是一双又大又黑非常明亮的眼睛，象一盏灯，扑煽扑煽，照得人心都亮了。这样一双眼睛，配上黑黑的头发，长长的睫毛，越发使她显得十分动人。她眼神里似乎透露着一种男性的刚毅。她身边是一个穿黑色西装头发已经花白的老者，戴着一副银丝眼镜，很象一位学者。陈国强注意到自己走进大厅时，那新娘和老者交换了一下眼色。这眼光是如此奇特，以至于陈国强不能不更加注意了。这眼光意味着什么呢？是鼓励，是安慰，是祝贺还是另有暗示，陈国强一时很难弄清。

“这姑娘，也许是条美人鱼？”陈国强没忘掉自己的猜想。他仔细看了看少女的脚，那确实是一双脚，而不是鱼尾。

“这么说是要我跟这个绝代美人结婚了？”陈国强想。

“可是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并不认识她，也从没来过这个地方，难道可以随便拉一个人就结婚吗？也许他们有这种特殊的风俗，可这种风俗不是太奇特了吗？”

那个学者模样的人走到陈国强面前。

“祝贺您！”他说。

“看来真是让我结婚了。”陈国强想。他不知怎样回答好，只勉强地说：

“谢谢！”

陈国强这种简单的答话，不知给了那学者模样的人什么印象，只见他脸一红，把眼皮垂下来。

“他一定理解错了，以为我架子大。”陈国强心想。

“在这里不便向他解释，以后有机会，我要向他解释解释。”

许多人走过来向陈国强祝贺，当最后一个人，一个穿淡蓝色衣服瘦削的姑娘向陈国强走来时，陈国强惊讶地发现姑娘的眼里有泪，而且她眼里那抱怨的神情是那样明显。姑娘身材很高，发色很浅，眼睛下凹，鼻子很高，一看就知道是个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混血儿。新娘身材苗条，很高，可这个少女比新娘似乎还要高些。

“祝贺你呀！”那姑娘伸出手来，握住了陈国强的手，使劲儿捏了一下。陈国强刚要把手缩回来，可就在这时，姑娘看定了陈国强的眼睛，低声说：“半夜十二点，我在红珊瑚那里等你，你这狠心的人！”姑娘说过后，转身走了，走

向那个留山羊胡的小老头，而那小老头，则很能干地张罗着：

“为什么不跳舞？该跳舞了！奏乐！嗨！这才叫真正的婚礼，啧啧！”

看着这个混血姑娘的背影，陈国强又堕入五里雾中了。

“怎么又出了这种怪事？在新婚之夜，一个姑娘竟敢跟新郎约会，这又是什么怪风俗！”陈国强想了想，他明白了，这些人一定把自己当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在决定跟那个黑眼睛姑娘结婚时，还恋着这个混血儿。这么说他们完全不是随便拉一个人来结婚了，他们是把自己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了，这个人又是谁呢？

陈国强睿智开了，他的理智突地豁然开朗了，他明白了。

“他们一定是把我当成了火山岛上那个已经死了的跟我长得一样的人。”他想。

这个判断很合逻辑。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许多以前不能解释的事都可以迎刃而解了。

陈国强想到了自己在火山岛上那几个壮汉冒出水面对自己说的话，又想到了那个小老头磨磨叨叨说的话。“看来就是这么回事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了！”

可是，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，自己本是来这里进行科学考察的，却想不到又来了这么一段艳遇。他看了看那混血儿，她很美；他又看了看那黑眼睛新娘，她更美。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命运究竟要把自己引到什么地方去？简直没法回答得出。

“等等，别急。”他告诫自己。“让我好好想一想。”